

三家子满语词汇

恩和巴图

[提要] 三家子, 满语称“伊兰李”, 隶属黑龙江省富裕县, 这个满族村落保存下来的满语令人瞩目。本文根据60年代的实地调查, 对三家子满语口语与书面语词汇的异同、语音的增减换位进行比较, 探讨了一些发展变化的规律; 同时指出, 三家子满语口语中出现的一些词与达斡尔语、蒙古语有关系, 并有日趋增多的汉语借词。

1961年8月, 我们赴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调查满语。本文根据这次调查资料写成。在撰写本文时参考了已发表的清格尔泰和金启琮两位先生的文章^①, 特此说明并致谢。

一、关于三家子满语

三家子村, 满语称“伊兰李”, 隶属黑龙江省富裕县友谊乡。位于齐齐哈尔市东北95里, 中和车站北12里处, 离富裕镇45里。该村原住有计(计布出)、陶(托胡鲁)和孟(摩勒吉勒)三姓, 故得此名。据资料记载, 他们原住在长白山一带, 康熙28年(1689年)迁至齐齐哈尔附近。他们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水师的后裔。1961年该村共有101户, 419人。其中满族80户, 355人; 汉族19户, 54人; 达斡尔族2户, 10人。

他们掌握满语口语的程度基本上同年龄有关, 50岁以上满语好, 汉语不太好; 50岁以下, 20岁以上满语汉语都好, 在家里多讲满语; 20岁以下的青少年及儿童的汉语比满语好。平时主要用汉语, 还有一部分人不会讲满语。

年龄	人数	占全村满族人口的%
50岁以上	58	16.4
20岁以上50岁以下	108	30.4
20岁以下	189	53.2
计	355	100

如果我们以20岁为界将他们划分成两部分的话, 这两部分人大约各占一半。这就是说, 在三家子村能同时使用满汉语的人和汉语比满语好的人各占一半, 后者稍多一点。看来三家子村满族人口属年轻型结构, 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比满语好的人必将占多数, 即从满汉语双语逐渐进入主要使用汉语。就1961年情况而言, 汉语虽已略占优势, 满语仍然是三家子村满族人的主要交际工具。

三家子村周围为多民族居住区: 离三家子村东不到几里地有大登科、小登科等达斡尔村屯, 不远处有清朝时期从新疆迁来的柯尔克孜人的村子, 还有许多汉族村落。即使这样, 由

^① 参见金启琮《满族的历史与生活》,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 清格尔泰《满洲语口语语音》, 载内蒙古大学校庆二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 1982年。

于满族在本村内的人口一直占绝对优势^①，满语环境得以保存下来了。

二、满语口语词汇和书面语词汇^②

我们共记录3680条词，除去一些变读词，基本词约3000条。与书面语词进行比较的结果是：相同的约2400条；词根相同，构词附加成分不同的词和用满语材料新创词各约100条；汉语借词约300条和特殊词100条。下边将依次分析上述各类词。

1. 与书面语相同的词。与书面语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词占三家子满语词汇的80%以上。这证明三家子满语口语的词汇，尤其是它的基本词汇与书面语大致相同。当然，这些词不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一点将在下边各节讨论），但其音义基本上与书面语相同。如果我们视三家子满语为当时满语共同语的一个方言的话，可以说该方言与构成满语共同语的方言之间差别不大，它们的词汇基本上是相同的。另一方面，虽然满文已失去了对三家子满语的有力影响，但仍能看到其影响的痕迹，如有的发音合作人经常指出某某词是“文言词”，即书面语词。这证明他们仍有某些书面语的知识。

2. 词根相同而构词附加成分不同的词。有些词的词根虽与书面语相同，但其构词附加成分不同。例如：soajakun←soajan（书面语：suwayan^③“黄”）+ -kun（接于形容词词干表示减抑意义的附加成分）“干支之己”；cianggiakun←cianggian（书面语：šanyan“白”）+ -kun（同上）“干支之辛”。这两个词在书面语则为：sohon 和 šahūn，发音合作人不懂这两个书面语词。此例可以证明口语词汇与书面语词之间的差异。又如书面语中某些词接缀附加成分 -ša、-šo 派生动词，而在口语则接缀 -la、-lu、-lo 派生动词。例如：书面语：dohošombi，口语：daxolome“跛、瘸”；书面语：fithembī，口语：fit-kulume~fitgulume“用指弹”。

口语中也有一些用书面语中所没有的附加成分构成的词。例如：bolgakondi←bolgakon（书面语：bolgokon）+ -di“略干净的”、bulkundi←bulkun（书面语：bulukan）+ -di“略温的”、duŋle←duŋ（书面语：den）+ -le“很高”、umkuile←umku（书面语：emke）+ -le“只一次”、xodonlen←xodon（书面语：hūdun）+ -len“快些”等。

3. 新创词。这种词或是书面语中没有，或与书面语不同。总的来讲，三家子口语里新创词很少，但也有一些。例如：书面语：sahaliyan turi“黑豆”，口语：jedzin tuire，jedzin 与书面语的 yacin“青、黑”相当；口语：gulun gaime（一种民俗，给受惊吓的小孩叫魂），书面语不见这种词组。这种差别可能是由于满语口语同书面语之间的不同所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停止使用满文以后口语继续发展造成的。

4. 书面语中没有的汉语借词。众所周知，满文里来源于汉语的词很多。此次我们记录了300多条汉语借词，其中有近200条是满语书面语中没有的。这些词的大部分是新借的汉语借词，也有一些并非是新借词。关于汉语借词在本文第五部分再讨论。

5. 特殊词。根据我们的调查，三家子满语口语中有100多条音、义完全不同于满语书面语的词。可以认为，它们是三家子满语口语所特有的一些词。例如：

① 1961年，满族占全村人口的84.3%，而且据他们讲那些外来户的大部分也是近几年才迁来的。

② 满语书面语词汇指现有的满文辞书中所出现的词汇。文中“口语”、“满语口语”均指“三家子满语口语”。“口语词汇”即“三家子满语口语词汇”；“书面语”指“满语书面语”。

③ 满文转写法照羽田亨编《满和辞典》。

书面语	口语		书面语	口语	
helvehen	kunia~kumnia	蜘蛛	feye	jar	伤
ulmen hūlhatu malun		蜻蜓	uungan	imin	骨髓
uihe	şuke~şukai	(牛)角	nujan	şo'zo	拳头

口语词汇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比书面语词汇丰富和细微。仅以表示“黄鼠狼”的词为例，书面语只有 *solohi* 一词，而口语则有 *səjiniŋgu* “黄鼠狼”、*u·jiniŋgu* “母黄鼠狼”、*mova:t* “公黄鼠狼”、*dzetəkw* “小黄鼠狼”等词。前两个词显然是与 *səjin~soəjin* “黄”和 *u·ni~uniu* “母的、雌的”同根，其余两个词在书面语中没有对应的词。

有时，口语特殊词与同义的书面语对应词并存。例如：“影子”在书面语中为 *helmen*，口语对应词为 *kulmuk~kulmuko*，同时还有同义的口语特殊词 *guurluk*，其词根 *guur* 存在于蒙古语族语言之中。例如：蒙古书面语 *gerel*① “光”、达斡尔语：*gər* “捕鱼用照光火把”、*gərd-* “照光捕鱼”等。满语书面语中也有同根词。如：*gerembi* “天亮”、*gerilambi* “一晃”、*geri fari* “恍恍惚惚”。又如“枕头”，书面语：*cirku*，口语对应词：*tşurko*，口语同义词：*duuruŋ*。后者与蒙古书面语的 *der-e* 与达斡尔语的 *dərəb* 同源。

也有一些特殊的代词及数词。例如：*aizlg~aizwg* “多少”、*uzlg* “这样”、*tuzlgw* “那样”等。*aizwg* 没有对应的书面语词，从语音构成上看近于书面语 *ai gese* (*ai* “什么” *gese* “像”)。“几个”在锡伯语口语：*yask*，书面语：*ya gese*，其音义均与三家子口语的 *aizwg* 相似。*uzlg*、*tuzlg* 从词义上与书面语的 *enteke*、*tenteke* 相当，但从其结构上看很像是在书面语的 *ere* “这个”、*tere* “那个”上加 *gese* “像”而构成的词。

三家子满语口语中还有一个特殊的联系动词 *gu-*，它与蒙古语的 *ge* 完全相同。它可以有动词的各种形态变化并在句中起联系作用。如：*ilan bo·duuryidu xuşunfu gumu* (*~guuru*) *umba·bi*。“在三家子村西边有一个叫河神府的地方。”…*vuiyu dzavke gum gonna·wa* “想抓活的”。与书面语 *gisurembi* 和 *sembi* “说”的口语对应词不能充当联系动词。口语中还能碰到与蒙古语助动词 *bayi-* 完全相同的 *bai-*。例如：*jilim baim giəbw dzəlim tandwyu* “立着瞄准孢子开了枪”。*baim* 是助动词 *bai-* 的并列副动词形式。

口语中有不少书面语中所没有的摹拟词。例如：摹声词 *di·luŋ da·luŋ* “丁零当郎”、*kutuŋ kataŋ* “叮当”；拟态词 *xavur xavur* “植物叶干透状”、*limbil lambil* “软绵绵”、*təktək* “硬梆梆”等。

三家子满语口语的一些特殊词与达斡尔语同源。例如：

三家子满语	达斡尔语		三家子满语	达斡尔语	
ka·	ka:r	河水少	xatlume	xatla:-	打捆
ka·la	ka:r-	河水变少	əiaŋgame	tʃaŋgəl-	累
nyny	ŋə:ŋə:	小孩的昵称	tşuryume	tʃəryu-	打绳子
təixmi	tʃika:mi:	狗腿皮靴子	bələk	bolyw	全，都
məkunqwu	mə:d kəŋk	黄瓜	təiŋgu	tʃəkə:	静悄悄

有的词与达斡尔语、蒙古语都相同。例如：

① 蒙文转写法照内蒙古大学编《蒙汉辞典》。

三家子满语	达斡尔语	蒙古语	
bəɮək	boly ^ㄣ	bulgu	连根拔掉
əlindai	ə:ldi ^①	əəlindai	棉上衣
mutur	məter	meter	就是, 好像
duwun	dəreb	der-e	枕头
murug	mury ^ㄣ	morgo	鲤鱼
χa·(reŋge)	xau	haban	公猪
tə·rə	tor	tərei	半大猪
qək	kuak	həbhe	脱掉

有的词义稍有区别。如: 三家子满语的 qaraku 和达斡尔语的 xaro:wəi 表示“无能”, 而蒙古语的 harigu 表示“体力”, harigu ugəi 表示“体弱”“不舒服”。

此外, 也能碰到少数几个只与蒙古语相同的词。例如: 数词“亿”在满文里是 bunai 或 tumen tumen, 但在口语里却是 tumen tuk, 与蒙古语的 tuk tumen 同源, 只是两个词的搭配顺序不同而已。又如口语的 nuwŋ “更”、məxtur “秃的”与蒙古语 neng、məgetər 相同。

三、增音、减音及语音换位现象

与书面语词汇比较, 我们发现口语词汇有增音、减音及语音换位等现象。

1. 增音。没有发现增加音节的现象。有增加辅音 n 和在少数词中增加辅音 l、r 的现象。

增加辅音 n 的现象可以出现在词的任何位置, 但多出现在词末。例如:

书面语	口语	书面语	口语	
umiyaha	umia·ka~nimia·ka	虫子 laju	ladzun	笨
hūlhi	xəlyen	傻 basa	ba·zun	工钱
jadaha	dza·dʰʌn	残疾 muru	·murun	模样

在一些词中, 增加 n 的现象不稳定, 有时出现 n, 有时不出现。例如: 书面语: hobo, 口语: χə·və~χə·vən “棺材”; 书面语: dere, 口语: du·ru~du·run “枕头”等。

当有的词出现于词组里时, 其词末增加 n。例如: 书面语: boco “色”, 口语里单独出现时为 bətsə, 当它出现于词组 bətsən ilka·lu 时词末增 n。

在少数词中有增加辅音 l 和 r 的现象。例如: 书面语: seke, 口语: su·ku~surku “貂”; 书面语: budurumbi, 口语: buldurme “打前失”。

2. 减音现象。比起增音现象, 在三家子满语口语词汇中减音现象比较多, 而且它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及词末等任何位置。

在少数词中有词首音节脱落的情况。例如: 书面语: ufa “面粉”一词在口语词组中出现时词首音节脱落: maiz va “小麦面粉”、χandu bulu va “稻米面”等。

词中音节脱落的例词:

书面语	口语	书面语	口语	
aidagan	aidan(veŋge)	野猪 jargima	dziarma	蛭蛭
tandabumbi	tanbume	被打 hujureku	kudzuku	石磨

① 达斡尔语新疆方言词。

词末音节脱落的例词:

书面语	口语		书面语	口语	
fiyanggū	fiɑŋ	季(子)	feniyen	fu·ŋ	群
iyān	sa·xal~sa·xar	黑			

如同在蒙古语中一样,满语口语中处于词中、词末的元音经常脱落。

词中元音脱落的例词:

书面语	口语		书面语	口语	
acalambi	a·tʃulme	合伙	tatakū	ta·tku	抽屉
aniyalambi	a·nialme	过年	bulehen	bulγun	鹤

由于词末元音脱落,开音节变成闭音节:

书面语	口语		书面语	口语	
lama	la·m	喇嘛	leke	lu·k	磨石
agūra	a·xɔ·r	武器	bolori	bolio·l	秋天
amala	a·ma·l	后,之后	hetu	xu·t~ku·t	横

词末元音的脱落常常表现得不稳定。例如: va·k~va·ka “不是、非”、xa·d~xa·da “山崖”、gul~gu·lu “又”、mɔ·r~mɔ·ro “碗”等。

辅音的脱落多出现于词中和词末。处于词中的辅音 r 和 b 经常脱落,尤其是时位词词中的 r 几乎全部脱落。例如:

书面语	口语		书面语	口语	
amargi	amγi·	后,北	absi	a·ʃ~a·bʃ	无论怎样
julergi	dʒulγi·	前,南	labdu	lɔ·d~lu·d~la·vdu	多

词末 n 脱落的现象较多。例如:

书面语	口语		书面语	口语	
beten	bu·tu	蚯蚓	semkēn	su·mku	手镯
galman	galma·	蚊子	muhalijan	mɔ·xal·le~mu·xale	一群,一堆
toholon	tɔ·xɔ·l~tɔ·xɔ·le	铅	doholon	dɔ·xɔ·l	痼子

在两个词构成的词组中,第一个词词末 n 很容易脱落。例如:

书面语	口语		书面语	口语	
šahūrun muke	ʃa·xɔ·r muko	凉水	ahūn deo	a·g duu	兄弟

词末 n 看来是通过先鼻化其前边的元音,然后消失的,三家子满语词末 n 的脱落可能是较晚才发生的。

3. 语音换位现象。有元音换位、辅音换位和元音与辅音换位等。例如:

书面语	口语		书面语	口语	
sikse	ɕisk~ɕiskui	昨天	šenggin	ɕingγun	前额
gubsu	gubsun~bugsun	堆	umhan	mu·xal·~mɔ·xal·	蛋

综观三家子满语词汇的语音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增音现象不是主要趋势,而减音使其词汇的语音结构变得更加简略乃是它的主要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尤其表现在词组语音的简缩上。例如:

书面语	口语	书面语	口语
aiha šušu	akšu·s~akšu·zl	玉米	amargi fa amfa 北窗
sikse yamji	·eigiendiže	昨晚	ajige juse aidzu·z 小孩
julergi fa	dzulfa	南窗	

在个别词里, 语音变化已经导致一个词分化成为意义互不相同的两个词。例如, 在三家子口语里 *gomdō·me* 表示“嫉妒”, *gomdzume~gomzume* 表示“怨恨、抱怨”。这是由于辅音 *d* 和 *dz* 的交替而发生的。这两个词虽有意义上的某些联系, 但显然是分化成了两个词。锡伯语只有一个表示“怨恨”的 *gomodombi*, 这可以证明三家子满语的上述两个词也是由一个词分化而来的。又如书面语的 *antaharambi* “客气”, 在口语里已分化成两个词: *anxulume* (*ta* 音节脱落) “客气”、*anturume* (*ha* 音节脱落) “认生”。这是由于不同音节的脱落造成的。

另一方面, 语音的种种变化也造成了许多同音词。例如:

书面语	口语	书面语	口语	书面语	口语	书面语	口语
siseku	筛子 > <i>ɕisku</i>	emu	一个	ice	新 > <i>i·tɕ</i>	aga	雨 > <i>a·ka</i>
sishe	褥子	ume	别	ici	右	aha	奴隶

四、词义的变化及其某些特点

与书面语比较, 三家子满语词汇在词义方面也有一定的区别和变化。有的音同义不同。如在口语里 *lur~lur lur* 表示“刀刃锋利”, 而书面语的 *ler seme* 表示“沉重样”、“草木丰美”、“细雨”等义, *ler ler seme* 表示“细雨”、“茂盛”、“悠闲”等义, 无“刀刃锋利”之义。锡伯语有一对应词 *ner*, 表示 (1) 刀刃锋利, (2) 细雨。其义 (1) 与三家子口语相同。由此可见, 锡伯语的 *ner* 和三家子的 *lur* 是同源对应词, 是由于 *n* 和 *l* 的语音交替而形成的两个变体。书面语的 *doholombi* 表示一种摔跤技巧“使钩子”, 与此对应的口语词 *doyulome* 则表示“腿瘸”, 而在书面语里用 *dohošombi* 来表示“腿瘸”。“蜜蜂”在书面语里是 *hibsu ejen*, 在锡伯语里成了 *hibsujen←hibsu+ejen*, 在三家子口语为 *ɕlɕba*。后者的满文对应词 *šešempe* 表示“马蜂”。

词义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但主要是由于词义的转用和词所指内容的变化引起的。例如:

书面语	口语	书面语	口语
hasima	甲虫	xašma	青蛙
jibehun	眯缝眼	dzivuuku	近视眼
		sibke	穿钉
		jakšku	锁头
		ɕibkuun	窗销子

有时, 由于用其组成部分或用其构成的物质来命名某物也可以引起词义的变化。例如, 蒙古书面语的 *anjisu* 表示“犁、犁杖”, *holge* 表示“乘骑”。在达斡尔语里 *and̆a:s* 是“犁铧”, 而“犁杖”为 *saur*; 达斡尔语的 *xul̆gu* 表示“一套犁杖”, 无“乘骑”之义。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个词的满语同源词的词义。书面语的 *anja* 表示“犁杖”, *kulge* 表示“乘骑”, 其词义与蒙古语同源对应词无异。但在口语中就有了一些变化: *andzu* 虽表示“犁杖”, 但老年人才使用这个词, 大多数人却用 *kulgun* 来表示“犁杖”, 它已不再表示“乘骑”了。

在三家子, 已基本上不使用满文。口语与书面语比较, 词义已发生变化。例如: 书面语

ambalinggū, 表示“大方”、“魁伟”,但口语对应词 ambaliŋ 则表示“稳当”;书面语 gabsihiyan 表示(1)敏捷的,(2)前锋,口语对应词 gabŋken 表示(1)敏捷的,(2)猾头的。两者相比,口语中“前锋”之意义消失,而新增加了“猾头的”词义。这种变化是在口语词汇发展的过程中发生的。

词义的变化还和社会客观环境以及生活习俗有很大的关系。例如,书面语的 hoton“城”在口语里还表示“齐齐哈尔市”。如:bi xotond jome.“我去齐齐哈尔市”。这是由于附近除齐齐哈尔之外没有什么大城市之故。达斡尔语里也是这样。由此,在三家子满语里将“西南角”称之为 xotōn xotō 因为齐齐哈尔市在三家子西南方向。

有些词的词义差异也可能是反映了方言特点。例如书面语的 wargi“西”、dergi“东”两个词的词义在口语里是正好颠倒的。如口语的 vakbo←vargi·bo“东屋”、vargen←vargi·gian(书面语:gian“间”)“东间、东屋”,durbo←durgi·bo“西屋”,durginaxan(书面语:laha“炕”)“西炕”等。新疆锡伯语也是这样。如锡伯语书面语:dergi,锡伯语口语:dirhi“西”;锡伯语书面语:wargi,锡伯语口语:vərhi“东”。在山本谦吾所编《满洲语口语基础语汇集》中这两个词的词义也是这样^①。为什么这两个词的词义被颠倒了呢?我以为这可能是由于 dergi 这个词的多义造成的。我们知道满文的 dergi 除表示“东”之外还表示“上、上方”。如:dergi abka“上天”、dergi okto“上等的药”、dergi hese“圣旨”等。满语口语里“西屋”叫 dergi·bo 或 ambu(←amba“大”+boo“家,屋”)“大屋”。这里的 dergi·bo 除表示“西屋”之外,还表示“上屋、大屋”。满族住房的西屋通常是用来住人和待客的场所,被视为“上房”、“上屋”是理所当然的。由于上述原因 dergi 这个词有了表示“西”的词义,因而 wargi 被用来表示“东”也未可知。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无论在满一通古斯语族还是在蒙古语族语言里表示“东、西”方向的词从来源上讲是很不相同的。例如:女真语 dzul·fi~dzul'ə“东”,与满文的 julergi“南”对应;女真语 furilə~furifi“西”^②。女真语资料中尚未发现与满文 dergi、wargi 对应的词。这两个词很可能是由 dekdere ergi“太阳升起的方向”和 wasira ergi“太阳落下的方向”变来的。用这样的方法表示方向在蒙古语族和满一通古斯语族一些语言里都是有的。

与书面语词义相比较,口语里的词,有的词义扩大了,有的词义缩小了。例如,书面语 waliyambi 主要表示“丢弃”、“抛弃”等义,但在口语里又有了“遗忘”的语义。如,bi mandzu gizun vailiyu“我忘了满语”。这是词义扩大了。又如东北地区汉语里的“胡子”表示“胡须”和“土匪”。受此影响,三家子满语的 tsaulo(书面语:salu)一词也有了“土匪”的词义。

词义缩小的例子也不少。例如满文的 aiman 表示“部族、部落”,该词在达斡尔语、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里都用来表示“民族”。但在三家子满语里却用来表示“达斡尔人”,“民族”用汉语词表示。

① 由于这两个词的意义同满文正好相反,所以在某些出版物中出现混同的情况。如《锡汉简明词典》中,“东”、“西”均被译成了 wargi。

② 见金启琮编《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5年。

五、词汇演变的某些特点

在三家子满语口语词汇的演变过程中汉语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正如前文所述,三家子满族已处于双语阶段,且有汉语占优势的趋势。因此,三家子满语口语不可避免地使用大量的汉语词。有的学者估计锡伯语词汇中有三分之一的汉语借词^①。那么,在三家子口语里汉语借词的数量恐怕会更多。我们所收集的汉语借词大部分是满文文献没有的。例如:da·ş-fu<大师傅(炊事员)、da·tšan<大氅(大衣)、duŋtai<灯台、benş<扁食(饺子)、dai<袋(烟袋)、bo·do<簿刀(菜刀)、tşax·ol<茶馆、şandian<商店、dian<店(旅店)、dian<电等。汉语词凡接-l~ -lu即可作动词用。例如:除→şu·lume“除物”、刷子→şuazulme“刷”、工作→gunzuulme、干→canlume、靠→qaulme、溜达→liu-dulme、着急→dzaudzilme等。

三家子满语不仅借用了实词,也借用了不少虚词。例如:dziu(就)、je(也)、je·şl(也是)、zai(再)、xai(还)、xaişl(还是)、şl(是)等。这些词在口语中被广泛使用。“再说一遍”可以说dayum umkw a·la,也可以说zai(再)umkw a·la。口语里汉语词很多,有时一个句子里用的词许多都是汉语词,甚至全是汉语词。例如:ur niam şianvui şu·dzidele xai umk dzi·amba·ni“这个人比县委书记还高一级呢!”,本句里用了“县委书记”、“还”、“级”、“呢”等汉语词。下面两句话全部由汉语词构成:tei·şialuwu“下棋了”,maubui şia·luwu“下锚了,抛锚了”。

从口语中消失的是那些旧词。例如满文的mekeni“单簧口琴”^②、mekenimbi“弹奏单簧口琴”已从口语中消失了,因为在三家子已不使用这种口琴了。而锡伯语里却没有消失,他们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乐器。想来这个词从三家子口语中消失的时间不会太早。

有的词并不是旧词,但也从口语中消失了。例如:ambu“母亲的姐姐”、taktu“楼阁”、bireku“擀面杖”、bilagan“期限”、bilambi“定期限”等。有的词正在从口语中消失掉,如dasan“政治”、şifun“税”、tacikū“学校”等词在口语里已经不用了,但发音合作人还记得,认为这些词是“文言词”,即书面语词。停止使用满文无疑是加快了这种进程。

许多满语词是被同义的汉语词所代替。当然,开始时它们是并存于口语中,满语词慢慢被代替。下面举出仍并存于口语中的满语词和汉语词的例子。括号里是满文词和借用的汉语词。例词:morsa·(mursa)和luub(萝卜)、ba·nin(banin)和pi·tai(脾气)、bu·zlyun(besergen)和tşuan(床)、u·lun(olon)和du·dai(肚带)、dzaudai(jahū-dai)和tşuan(船)、qor(koro)和du(毒)、şu·jime(şeyembi)和xulnume(恨)等。

这种并行词在语言里不易长久存在下去,最终可能淘汰其中的一个。在三家子口语里通常是满语词被淘汰。例如,原有的满语词fulhū“口袋”、juşun“醋”、tiheŋ“驴”、mehejen“母猪”、hedereku“耙子”、gindan“牢房”、orhoda“人参”已不使用,代之以使用汉语借词kuadwuz(挎兜子)、tsu(醋)、luiz(驴子)、mu(母)vegge、

① 《锡伯族简史》,民族出版社,1987年。

② 也有译为“口胡”的,一种古老的乐器,目前仍流行于我国北方某些民族地区。

pa·za (耙子)、lau (牢)、zunşun (人参)等。有的老借词也同样被新借词所替换。例如:书面语的 gin<汉语词:“斤”、“秤”、gingnembi (由 gin 派生的动词)“称重量”,这两个词已分别被 tşuŋ “秤”和 tşuŋlume “称”所代替。不过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满文里可能有一部分从来未被口语所使用过的生造词。例如:“饺子”在满文里是 hoho efen (直译则为“豆角形的饽饽”),这个词很可能如同在某些蒙文辞书中有的 eljigen qihī (直译则为“驴耳朵”)一样,在口语里从来没有被使用过。无论在蒙古语口语还是在三家子满语口语里都使用汉语借词“扁食”。

新词术语是词汇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三家子满语口语里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便是借用汉语词。所以诸如“地主”、“富农”、“革命”、“剥削”、“政府”、“合作社”、“合作化”、“电线”、“电影”、“特务”、“警察”、“飞机”、“批评”、“积极”、“作家”、“语法”、“形容词”等词一律借自汉语。即使有的词完全可以用满语原有的材料创制,但在那里不这样做。锡伯语不这样,好多新词是用本族语材料创制的。例如: bajen (ba ejen) “地主”、bayan uxixi “富农”、dashalan (dasan halan) “革命”、dasan yamun “政府”等。那么,在三家子满语里用本族语材料创制新词的过程是否完全停止了?不是,也有创制新词的情况。如: ja·ka sudzūn “火车”、buda·puzulu “饭馆”、bo·naxan “生活”等。当然,在三家子口语里这种词为数不多,而且由于没有书面语基础,它们很难在口语中稳定下来,往往带有某种随意性。所以,可以说,在三家子满语里用原有的满语材料创制新词只是个别现象,与其借用汉语词的主流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最后应说明的是,语言,尤其是它的词汇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三家子满语口语也不例外,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肯定有不少的变化。遗憾的是笔者未能再去调查。本文如有不妥之处,还望学者不吝指正。

黑龙江省蒙古语文学会第三届代表大会 暨第五次学术讨论会在哈尔滨举行

黑龙江省蒙古语文学会第三届代表大会暨第五次学术讨论会于1991年12月24日至26日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会员代表及学者共60人参加了会议。黑龙江省社科联负责同志及黑龙江省民委副主任、学会名誉理事长通拉嘎到会并讲话。会议选出了第三届理事会。并推举官布先生为理事长,于凤贤、波·少布、吉特格勒图、包祥林、包德章为副理事长。最后,大会对蒙古语优秀科研成果进行了奖励,并颁发了证书。

少 布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将召开南方片学术讨论会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1992年5月25日召开在京常务理事会,马学良会长主持了会议。学会秘书处向常务理事汇报了工作,会议增选国家民委语文室主任张蒙为常务理事。会议着重讨论了今年11月上旬在广西召开南方片会议的筹备工作,确定会议的主旨是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如何适应改革开放和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形势。学会已向有关省区发出通知,征集论文提要。

禹 岩